

協力
大圖書館

文學批評叢書甲種之二

四六林取紙敘論

孫梅撰著
樸社輯印

文 學 批 評 叢 書 甲 種 二

四 六 叢 話 叙 論

十
七
年
八
月
出
版

實 價 二 角 五

著 者 孫 梅

輯 印 者 樸 社

總發行所 樸社出版經理部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總代售處 景 山 書 社

駢四體六之文，論者不多。王銍四六話始創厥體，未臻美備。嗣後洪邁謝伋楊淵道之屬，遞有撰輯，然大率摘舉工巧之聯，以資談助，如詩家之有句圖而已。均未
能網羅百家，求其淵博，亦不遑曾通一貫，闡其精微也。孫梅四六叢話集諸家之論
說，成四六之大觀，其博已不可及。然其尤重要者，在於提要鉤玄，發凡起例。每
篇之先，均冠以序論，詳其原委，明其體製，文心以還論文之著未能或之先也。序
首二篇特標騷選，已具卓識，至總論一文，混駢散之爭，尤開清代駢散合一之風。
阮元後序謂一使非胸羅萬卷，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洵爲
篤論，未可以貢諛師門視之。曩時國粹學報曾錄其述賦等篇，未及備載。今特專輯
其諸篇敘論，別爲印行。至諸家序跋如阮元之詳闡流變，程果之備述作法，均足爲
參考之資，亦附錄云。秦潮序稱其言謂「匪第爲體說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就範焉」
則舉一反三，又所望於讀者。

四六叢話叙論目次

叙選第一

叙騷第二

叙賦第三

叙制敕詔冊第四

叙表第五

叙章疏第六

叙啟第七

叙頌第八

叙書第九

叙碑誌第十

叙判第十一

叙序第十二

叙記第十三

叙論第十四

叙銘箴贊第十五

叙檄露布第十六

叙祭誄第十七

叙雜文第十八

叙談諧第十九

叙總論第二十

附錄

秦潮四六叢話序

阮元四六叢話後序

程杲四六叢話序

陳寧廣四六叢話跋

許應鑠重刊四六叢話跋

四六叢話自序

四六叢話凡例

西六齋藏書目次

四六叢話叙論

烏程孫梅撰

叙選第一

文之爲言，合天人以炳耀；選之爲道，從精義以入神。選而不文，非他山之瑜瑾；文而非選，豈麗製之淵林。若乃懸衡百代，揚摧羣言，進退師於一心，總持及乎千載。吾於昭明氏見之矣。夫「一言以知禪」，知人難矣；未若知言之難也。「後世必有子雲」，知言難矣；未若知文之尤難也。更二難以課最，包載籍以爲程，著述以來，僅有斯作。夫陶冶墳素者，本於學；筦攝人文者，係乎才。南華非出僻書，左史焉知問遠，少見多怪，膚受淺中，學不博者，固未足以論文。又或識鮮通變，質本下中，辨鼎得膺，買璞誤鼠，才不高者亦

無以枋選。同時俊彥，希望苑於青冥；千古斯文，感高樓之風雨。揆厥所長，大體有五：曰通識。五經紛紛，而通釋訓詁者有爾雅；諸史胥蠶，而通述紀傳者有史記。選之爲書，上始姬宗，下迄梁代，千餘年間，藝文備矣。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雲間日下，接迹於簡編；漢妾楚臣，連衡於辭翰。其長一也。曰博綜。自昔文家，尤多派別。文志表江左之盛，典論詮鄴下之賢。選之所收，或人登一二首，或集載數十篇，詩筆不必兼長，淄澠不必盡合，詠懷擬古以富有爭奇，玄虛簡棲以單行示貴。其長二也。曰辨體。風水遭而斐聲作，心聲發而典要存。敬禮工爲小文，長卿長於典冊，體之不圖，文於何有。分區別類，既備之於篇；溯委窮源，復辨之於序。幻爲翰林主人所嗤，匪供兔園冊子之用。其長三也。曰伐材。文字英華，散在四

部，窺豹則已陋，祭纓則無工。惟沈博絕麗之文，多左右采獲之助。王孫驛使，雅故相仍，天雞蹲鴟，繽紛入用。是猶陸海探珍，鄧林擷秀也。其長四也。曰鎔範。文筆之富，浩如淵海，斷制之精，運於鑪錘。使漢京以往，弭抑而受裁；正始以還，激昂而競響。雖楔序不收，少卿僞作，各有指歸，非爲謬妄。謂小兒強解事，此論未公。變學究爲秀才，其功實倍。其長五也。有唐而後，家置一編，杜陵有言，熟精斯理。引伸觸類，門戶滋多。孟利貞卜長富撰續文選若干卷，卜隱之撰擬文選若干卷，齊晉列附庸之盟，規矩存高曾之舊。又姚鉉文粹，呂祖謙文鑑，茲非其支流遺裔歟！此廣續家也。李善廣釋事類，子邕別標義蘊，五臣又爲輯注，合善本爲六臣注，援毛鄭蟲魚之勤，達向郭筌蹄之表，固屬蕭氏之功臣，抑亦百家之肴饌。此注釋

家也。監庫鏤板而後，景文手寫之餘，發哲匠之巧心，係前修之緒論，丹鉛所在，不可廢也。此評論家也。余既有叢話之役，以爲四六者，應用之文章；文選者，駢體之統紀。選學不亡，則詞宗輩出。名川三百，譬穴導以先河；靈芝九莖，及青春而晞露。撫拾陳編，建爲篇首。考金臺之遺址，辨玉樹之殊名；徵騶虞之名官，識擊壤之應樂。談柄方升，咫聞非渺。叙選第一。

叙騷第二

叢話曷爲而次騷也？曰：觀乎人文，稽於義類，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文而已。夫其矢耿介，慕靈修，睠重華，追三后，占瓊茅，媒鳩鳥，抱忠謇，怨遲暮，以至然疑恍惚，中路夷猶，窈窕宜笑，嬋媛太息，何其情之貞而摯也。又若雷雨窈冥，風雲舒卷，

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霍靡千古，鏤錯萬狀，更有雲旗星蓋，鱗屋龍堂，土伯神君，壺蜂雄虺，何其文之侈而博也。詩人之作，情勝於文，賦家之心，文勝於情。有文無情，則土木形骸，徒驚紆紫，有情無文，則重臺體態，終慙鳴環。屈子之詞，其殆詩之流，賦之祖，古文之極致，儷體之先聲乎！故使善品藻者殫於名言，工文章者竭於摹擬，習訓詁者炫於文字，辨名物者窮於爾雅。至於後之學者，資其先得，原委可知，波瀾莫二，又略可得而言矣。若夫幽通思玄，宗經述聖，離騷之本義也。甘泉藉田，齋肅典雅，東皇司命之麗則也。長門洛神，哀怨婉轉，湘君湘夫人之縹渺也。感舊歎逝，悲涼幽秀，山鬼之奇幻也。馬汧督諫，祭古冢文，激昂痛切，國殤禮魂之苦調也。西征北征，敘事記遊，發揮景物，涉江遠遊之殊致也。鵬鳥鸚鵡曠放

沈摯懷沙之遺響也。哀江南賦有黍離麥秀之感，哀郢之賡載也。小園枯樹體物瀏亮，橘頌之亞匹也。恨別二賦，哀音慘怛，招魂大招之神理也。經通天臺表，追答劉沼書，辨命勞生諸論，託喻非常，天問之詭激也。七發觀濤，浩瀚清壯，九辨之體勢也。東方像贊，歸去來詞，蕭散風流，卜居之別情也。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杼軸日新，綆缶紛來而冲澗自若。思窮物表，一言而情貌無遺；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動而愈出，職此之由。隋唐而後，踵事彌增：秋水長天之句，游泳乎歌章；洞庭落木之吟，陶鎔乎燕許。要而論之，四傑富其才，右丞高其韻，柳州咀其華，義山體其潤，淵源所自，不可誣也。淮南以下，規規焉章撫句倣，豈可同日語哉！又揚子曰：「事辭稱則經。」文心以之論騷。夫天經

地義，惟忠惟孝。夫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書二百四十年之事，褒貶所加，亂賊聳懼，豈非教忠之旨。而扶風以辭章之才，媵阿之行，妄作忠經，將以僭聖，必欲率先百行，仰則六經，無已其楚辭乎！雖音涉哀思，而志純貞正，屈跡江潭之下，抗節雲霄之上，以視夫益稷之陳謨，箕子之衍範，未知何如也。若流虹復覲於杏壇，則呵壁不孤於玉笥矣。二十五篇，昭明錄之過半，今日別於選者，不以選固騷也。自賦而下，始專爲駢體，其列於賦之前者，將以騷啟儷也。叙騷第二。

叙賦第三

先正有言曰：「使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小言之破道，匪六藝之遺文也。是以子雲悔其少作，比之雕蟲；士衡鄙

夫研都識以覆瓿。漢宣僅賢於博奕，昌黎深耻其俳優。然登高揆藻，才堪大夫；不歌而頌，音中羣雅。班固云：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兩漢以來，斯道爲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賦一物則究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沿革，輟翰傳誦，勒成一子，瀟灑安筆硯，夢寐刳腸胃，一日而高紙價，居然而驗土風，不洵可貴歟！左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江鮑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庾鴻鸞於後，繡錯綺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體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賦造士，創爲律賦，用便程式。新巧以製題，險難以立韻，課以四聲之切，幅以八韻之凡，栴以重棘之圍，刻以三條之燭。然後株量寸度，與帖括同科；夏課秋卷，將揣摩共術矣。徒觀其繩墨所設，步驟所同，起謂之破題，承謂

之領接，送迎互換其聲，進退遞新其格。李程以八字致倫魁，爭先一著，獨孤以一聯感人主，力透數重。圓邱隻字之轉移，功侯什伯採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竝輓轡往迴，舉足叫采齊之奏，方圓布置，運機眇璇圖之文。至於促韻繁聲，適文勁節，風迴聚雪，柳暖飛絲，或爲流水之聯，或號打花之格，隨手之變，亦可單行；壓尾之草，恆多隔對。行間得雋，恍值腹而嘗其饍；字裏點睛，自中心而遊於殼。有如振采失鮮，隸事未確，是反衣之狐白，等不熟之熊蹯。無補清新，祇乖典則。又或前盈後竭，譬瀆湧而涸枯；左妍右媿，類驥驂而駑服。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外強中乾，則砥玉之未瑩。必也構局渾成，首尾成率然之勢；體物瀏亮，分明隔雲母之間。又何必矜敏於八叉，鍊思於一紀也。若柳河東披沙揀金，記里鼓車等

作，質有其文，巧而兼力，誠鳴博之新裁，場屋之定式矣。又有騷賦源出靈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則騷之真也；班張優爲之，又有文賦，出荀子禮智二篇，古文之有韻者是已；歐蘇多有之，皆非淺學所能學步也。披尋之暇，條件斯多，於時語語，聊當賦賦。叙賦第三。

叙制勅詔冊第四

昔史通子欲以制冊表啓爲一書，列於記傳，以應尙書記言之遺，正舊史載文之失，見亦卓矣。第嘗論之：制勅表啓，體例不同。貢章上表，臣工以效颺言；奏記移書，僚采以通情愫。達之疊疊，比蒼蔚以興雲；致乃翩翩，體綢繆于墜雨。故復文不壓華，篇宜設色。若乃藻飾王言，渙揚大號，出之著於重申，垂之編於令甲，發言爲憲，吐詞成經，下於流水之源，震於春霆之響，豈若矜才士之筆端，恣文